

撒乌耳亡

Sa Wu Er Wang

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八殮师》
导演泷田洋二郎惊赞之作者辛酉全新力作！

辛酉
著

「你说你已经在二十年前去世，
那现在坐在这里的你又是谁呢？」



百花洲文艺术出版社

—①—

撒乌耳亡

SA WU ER WANG

辛酉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撒乌耳亡 / 辛酉著. —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2018.12

ISBN 978-7-5500-3106-7

I . ①撒… II . ①辛… III . ①推理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60279 号

撒乌耳亡 SA WU ER WANG

辛酉 著

出版人	姚雪雪
出品人	柯利明 吴 铭
特约监制	郑心心
特约策划	郑心心
责任编辑	童子乐 杨 振
特约编辑	郑心心
封面设计	辰星书装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I 期 A 座 20 楼 邮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航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8
字 数	12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00-3106-7
定 价	39.8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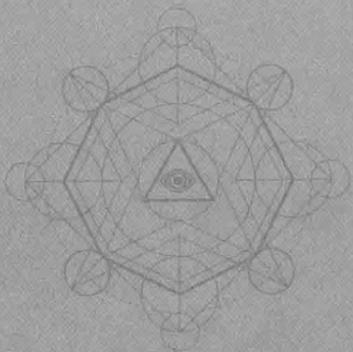
赣版权登字 05-2018-48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发行电话 0791-86895108

网址 <http://www.bhzw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影响阅读，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撒
烏
耳
亡



目 录

CONTENTS

楔 子		001
第一章	第一次告解	003
第二章	第二次告解	013
第三章	第三次告解	023
第四章	保禄神父的日记	029
第五章	第四次告解	037
第六章	凯瑟琳的礼物	043
第七章	第五次告解	048
第八章	第六次告解	054
第九章	拯救撒乌耳	058
第十章	南昌街 62 号	063
第十一章	1954 年的冬天	083





第十二章	胸膛的秘密	093
第十三章	离别的芬芳	096
第十四章	天上掉下个撒乌耳	101
第十五章	祭台前念古词的修女	104
第十六章	你是谁？	108
第十七章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119
第十八章	刻在梧桐树上的字	125
第十九章	红色高跟鞋	130
第二十章	文科、理科	135
第二十一章	《童年》	138
第二十二章	《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145
第二十三章	门前放了一双白胶鞋	152
第二十四章	卑微到尘埃里	160
第二十五章	7月7日	164

CONTENTS 目录

第二十六章	《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	170
第二十七章	窗下那棵银杏树	180
第二十八章	珠江路饭店的馄饨	185
第二十九章	最后一瓶繇草香	192
第三十章	喜从天降	197
第三十一章	戴在右手无名指上的戒指	202
第三十二章	斐理伯和默西亚	213
第三十三章	最后的心愿	221
第三十四章	两个不同寻常的主日	227
第三十五章	明天、明无	237
第三十六章	我是谁?	245
尾 声		248
后 记		249



教友：“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请神父祝福，我是一个罪人，愿在教会内悔改。”

我：“愿主启发你的心，使你能诚心忏悔，请诚实告明。”

教友：“我上次办告解是在半年前，最近我犯了天主十诫中的第三诫，没守瞻礼主日。因为和男朋友分手了，这段时间心情非常差，连续两个星期天在时间允许的前提下，没来教堂参加弥撒。另外，还有其他我自己省察不到的罪也求神父一并赦免。”

我：“人的一生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不能一遇到困难就忘记自己的本分，要坚信所有的痛苦都是天主化了装的祝福。罚你回去念五遍《天主经》。”

教友：“好的。”

我：“天上的慈父，因你圣子的死亡和复活，使世界与他和好，又恩赐圣神赦免罪过，愿他藉着教会的服务，宽恕你，赐予你平安。现在，我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赦免你的罪过。”



教友：“阿门。”

我：“天主已经宽恕了你，平安回去吧！”

教友：“感谢天主！”

这位教友离开告解亭后，我又等了一分钟，在确定没有教友要办告解后才起身走出告解亭。

从1978年来到这里算起，我已经在大连堂区服务了近四十年，不知道听了多少次告解，只知道每次听完告解走出告解亭的那一刻，之前听到的所有告解内容都会自动忘记，这是一个神父应守的本分。

不过，也有例外。二十年前，有一位教友的告解内容令我永生难忘，我记得非常清楚，他第一次来教堂办告解是在1997年7月13日。

那天，就在我以为不会再有教友办告解，起身准备离开告解亭时，隔断对面响起了开门的声音，我不得不重新坐下来。

旋即，一个浑厚的年轻男性的声音从隔断对面传了过来。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罪人求神父降福。”

我：“愿主启发你的心，使你能诚心忏悔，请诚实告明。”

“神父你好，这是我初次办告解。我是一名邮递员，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偷看了别人的信。

那天下午四点，我像平时一样打开邮筒，把当天要寄出的信件取出来准备装包时，一封信掉在了地上。

我随手捡起，发现信封没有封口。这个寄信人真是粗心，我一边在心里这样想，一边往信封上随便扫了一眼。看到上面竟然盖了一个邮戳，这不太符合常理。邮局对于寄信的常规流程是，从邮筒取出信件后，由发出信件的邮政所盖一个邮戳，然后发走，收到信件的邮政所会在上面再盖一个邮戳，收信人收到信件时，信封上会有两个邮戳。

我又仔细看了一眼那个邮戳，确认是我所在的大同邮政所盖的，时间却是六年前的1991年11月30日。

很奇怪，这封信在六年前明显没能邮寄成功，但肯定从这个邮筒里被取出过，怎么又回到邮筒里了呢？而且它不可能整整在里面躺了六年的，我每天从邮筒里取信时，都是把里面的信全部取出后再上锁的。这封信有点不同寻常，我把它单独塞进了裤兜里。回到所里，我没有跟任何人提及这封奇怪的信。

晚上临睡前，我拿着那封信躺在床上，借助那个旧台灯发出的一点昏黄光亮，对着信封端详了许久。收信地址是上海的一处地址，收信人名叫林凯。寄信地址是大连市西岗区南昌街62号，南昌街我比较熟悉，是大同邮政所的管辖区域，我经常去那里投递信件。

当我的右手摸到那个没糊胶水的信封口时，忽然在心里产生了想要看一看这封信的念头。然而，我的职业不允许我这么做，我的道德不允许我这么做。可是，也不知怎么了，想要看信的念头逐渐变得不可抑制起来。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冲动战胜了理智，最后我还是打开了信。”

小凯吾弟：

转眼又到了冬天，你的生日快到了，如果时间允许，还是希望你能回家来过生日。

上海那边冬天应该不会太冷吧，还记得你小时候吗？



一到冬天就嚷嚷着怕冷，哪都不愿意去，就喜欢窝在家里看书。呵呵。我上个礼拜结束了第一次化疗，身体几乎没什么反应，吃饭睡觉都没什么影响。就是从前天开始大把大把地掉头发，不知道再见你的时候会不会变成马蛋光。不过还好啦，大夫说再化一个疗就结束了，毕竟只是一个早期的肿瘤，不碍事的，故你千万不要担心我，知道吗？

今天给你写这封信的主要目的是，最近我经过反复琢磨发现了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一件关于我和肖雨之间的事情。虽然她是你我的亲姐姐，但我还是更习惯叫她肖雨。她真的非常诡异，我越想越觉得可怕。她似乎早就知道我得了癌症，并且想尽一切办法不让我知道这件事。记得她回家认亲那天，她对家里所有人都很冷淡，唯独主动和我攀谈。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肖雨第一次见我时的目光，就那样定定地打量了我有半分钟。她对我的身体情况和厂子里每年例行的体检时间好像格外留心。

大上个月，厂里统一体检那天早上，肖雨突然到家里来找我。让我陪她去一趟金县，途中还反复向我强调说厂里这种例行的体检不重要，查不查都无所谓。现在想想，她就是想让我错过体检，进而错过治疗癌症的最佳时间。

但是，我第二天还是去参加了补检，结束拍胸片发现肺部有个小阴影。肖雨看过我的胸片过后信誓旦旦地说，别担心，只是一个普通的小结节，不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按理

说她是医学院的博士生，看这种片子应该不会出错。可我心里总觉得不托底，还是听大夫的话做了穿刺活检，最终查出自己得了肺腺癌。

在我的病确诊之后，肖雨就像人间蒸发一样消失了。直到我做手术的前一天夜里，她如同鬼魅般突然出现在我的病房里，我一下子被惊醒了。只见她迈着虚浮的脚步走到我的床前，那张瘦削且惨白的脸在黑暗中显得格外瘆人。

肖雨对我说千万不能做手术，更不能做化疗。我彻底被激怒了，坐起来厉声质问她到底是何居心！之前大夫还一个劲儿地说我幸亏发现得早，做手术切掉就没事了。如果进展到了中晚期，就是死路一条了。肖雨刚想开口说什么，忽然双手捂住胸口，蹲到地上，脸上露出极为痛苦的表情，像是被下了咒一样。

我不想再听她解释什么，立即喊人来把她拖走了。肖雨的目的再明显不过了，她希望我死。三十一年前，咱爸咱妈把她送人，留下了我，他们二老的想法是让我俩这对双胞胎姐妹都能活着，但凡有一点办法，咱爸咱妈也绝对不会把自己的孩子送给别人的。

肖雨心里有恨，也是正常的，我都能理解。但我不能理解的是，非得让我死，她才能解恨吗？更令我纳闷儿的是，大夫曾多次说过，我的肺癌完全没有症状，如果不是体检，是根本不可能发现的。肖雨是怎么提前知道的呢？虽说她也



算是大夫，但也不可能有未卜先知的本领吧？

为此，前几天我找人暗中去肖雨学习的医学院打听了一下，了解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学校里根本没有叫肖雨的学生。联想起肖雨回来后的种种反常行为，我悚然一惊。莫非，她不是一个活着的人！

小凯，你记不记得肖雨当初说，她的养父母是在几年前的一场车祸中意外去世的。真实的情况会不会是肖雨也在那场车祸中死了，她的鬼魂对当年自己被送人的事不能释怀才回来报仇的！

这几天，我一直在琢磨这件事，却总也想不明白，脑子很乱，各种各样的想法层出不穷。从我手术后，肖雨就又消失了。不过说实话，我现在还真的有些害怕见到她。

八个多月前，肖雨到家里认亲时我喜极而泣，对比如今的心境，不得不感慨世事无常。随信附上一百块钱，出门在外千万别亏待自己。

祝一切都好，盼早日归来。

此致

敬礼！

姐姐林芳

1991年11月29日

“信封里只有三张信纸，未发现有信里所说的一百块钱。当

然，这些都不重要，我好奇的是信里提到的那个肖雨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只可惜我没有机会知道下文了。

对于这封旧信六年后重回邮筒，思前想后，我认为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寄信人要寄新的信件，却拿错了信，误把当年的一封旧信投进了邮筒里。至于信当年为什么没有寄出去，有多种可能，不太好推断具体原因。

可是，仅仅过了一天，我自己认为的合理解释就被推翻了。

还是下午四点，我打开邮筒取信，装包时又有一封信掉落在地上，又是一封没有封口的信。信封上的信息和昨天那封奇怪的信几乎一模一样，只是寄信地址和收信地址上下颠倒了一下位置，收信人换成了昨天那封信里的寄信人林芳。

和昨天那封信不同的是，这个信封上面有两个邮戳，一个时间是 1991 年 12 月 6 日，另一个时间是 1991 年 12 月 11 日。这是一封曾经邮寄成功的信，直觉告诉我，它是昨天那封信的回信，却又为什么也在六年后来到这个邮筒里呢？昨天那封信当年明明没有邮寄成功，那个叫林凯的收信人又是怎么收到的信呢？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通过这封信也许能知道昨天那封信的下文，这是我所希望的。巨大的好奇心迫使 I 等不到晚上，在下班回家的公交车上就打开了信。”



姐：

你好，来信收到。看着那熟悉的娟秀小楷，捧着那沉甸甸的一百块钱。仿佛姐就在面前，甚是亲切。

知道姐手术后还不错，我一直悬着的心总算可以放一放了。关于肖雨的事，的确令人吃惊，没想到你们之间竟会有这么耸人听闻的事情发生。但我不太相信这世上有鬼，如果肖雨真是鬼的话，要一个人死想必会很容易吧。至于医学院查不到肖雨这个人，确实挺蹊跷的。也让我想起一件事。

姐，你也知道的，自从肖雨回来后，咱妈就让我腾出我那间屋给肖雨住。可是肖雨非要去学校宿舍住，一天也没有在家里住过。只是偶尔在礼拜天下午或者晚上过来待一会儿就走。咱妈一直为此暗自伤心。

有一个礼拜天晚上你在厂里抗洪不在家，家里只有我和咱妈。吃过晚饭后，肖雨来了。她像往常一样，坐下来和咱妈不咸不淡地说了一会儿话就要走。

这时，外面下起了瓢泼大雨，咱妈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我明白，她老人家心里想的是外面的雨下得这么大，终于可以有一个坚持让肖雨留下来住的充足理由了。可是，咱妈最后还是失望了。肖雨非走不可，咱妈无奈之下，只好让我去送她回宿舍。肖雨坚决不让我送，我本来也不愿送她，索性脱下了刚刚换到身上的雨衣。结果咱妈瞪了我一眼，我

又赶紧把雨衣穿上了身。

从我和她一起出门下楼到环路车站这几步路，肖雨又反复推让了几次让我回去，我不敢违抗咱妈的命令始终不应允。就这样，我们二人来到空无一人的环路车站。此时雨势已经相当大了，地上一片迷蒙。

我和肖雨相对无言，就那么默默地站着等车，只能听到身边雨水连续击打地面的声响。咱妈总让我叫肖雨大姐，可我真的叫不出来。肖雨给人的感觉怪怪的，脸上从无一丝血色和表情，像个病殃子。说她是不苟言笑吧也不是，说她是拒人千里之外吧也不全是，总之我也说不上来那种感觉，反正让人很难亲近。

这时，环路车来了。我连忙招呼肖雨上车，一转头却发现她不见了。四下张望，不见人影。这么短的时间，她不可能走远的。况且我穿雨衣，她是撑雨伞的，走也走不快。我很纳闷儿，也不敢告诉咱妈我没送成肖雨，只好一个人在雨中转悠了一会儿才回家。

虽然我和肖雨接触的时间并不长，但仔细想想，她这个人确实有诸多不寻常的地方。她如果是回来寻找亲情的，为什么和我们那么疏远呢？记得她第一次到家里来，咱妈和你拉着她抱头痛哭，她像个木头人似的，脸上没有一点波澜。我当时还在心里想，真够冷血的。她虽然和你长得一模一